

皇清經解續編

皇

清

經

解

集

編

皇清經解卷七十二

學海堂

毛詩稽古編

吳江陳處士

啟源著

節南山之什

變小雅

節南山

求車之家父非作誦之家父正義辯之明且核矣朱子猶疑其人之同異祇欲證此詩之作非幽王時意主於駁小敘耳獨不思東遷後雅已降爲風哉劉瑾附和其說謂隱三年尹氏卒卽此詩之師尹求車之家父與之同時此尤可笑隱三年左傳本作君氏卒君氏隱公母聲子也其言尹氏者公穀二傳之文耳左氏親見國史所書又魯事必無誤二傳之言得於傳聞舛謬最多其釋春秋此文謂平王崩隱公奔喪尹氏

爲主故書其卒夫隱公如周不見春秋經經但書武氏子來
求賻耳賻禮尙缺致其來求焉肯奔喪二傳之不足信明矣
豈可執以爲據哉況如瑾意必謂西周時不得有尹氏而凡
言尹氏必是一人然後可也則常武詩云王謂尹氏常武亦
東遷後作耶春秋昭二十三年書尹氏立王子朝距隱三年
二百二載矣亦可合爲一人耶何弗之思也瑾又謂喪亂卒
斬鞠誦大戾等語皆亂亡以後之詞殊不知古注本以喪亂
爲疾疫卒斬爲諸侯自相殘滅誦訟乖戾爲民俗之不善未
嘗謂王室亂亡也後儒自誤解耳反執此以疑經乎且古人
稍見亡徵卽極口言之如祖乙曰天旣訖我殷命微子曰殷
遂喪箕子曰天毒降災荒殷邦此時紂未亡也又況幽王時

不僅政亂而已饑饉寇盜癘疫流亾戎狄侵陵諸侯背叛蓋亦多有觀周語言幽王九年王室始騷與大雅瞻卬召旻二詩所云及小雅漸漸之石以下三詩敘可見必以爲東遷後作不已固乎

節南山近世趙凡夫以節字爲岵字之譌

岵字結切

此有理也岵省

作卩卩又譌作節耳說文岵字注云陬隅高山之卩也與毛傳高峻義元不相背釋文云節在切反又如字又音截凡三

音其如字乃岵之音也後儒專讀爲截音詩詁遂以池陽截

薛

五葛反

山當之誤矣漢池陽縣爲今涇陽縣在西安府北五

十里而截薛山又在縣北七十里古鄠京在今咸陽縣西南咸陽縣在今西安府西北五十里詩言南山明是鄠京之南

皇清經解 卷十一
妄得遠指池陽北之截薛耶黃公紹信其說而錄之於韻會
何弗考也又禮記引此詩朱子章句訓爲截然高大亦誤截
斷也與高大何關況節音截非訓截也

憂心如惓釋文云惓說文作炎才廉切孔疏亦云今案說文引
詩作憂心炎炎不作如炎其惓字注引詩憂心如惓與今詩
正同又注云惓憂也徒甘切炎小熱也直廉切二字音義各
異憂心炎炎似別是一詩但孔陸二家所引同不應俱誤豈
古本說文元作如炎而炎炎乃韻譜之譌乎

有實其猗朱傳先述傳箋後載或說以爲皆不甚通或說出蘇
氏以實爲草木猗爲長茂呂記嚴緝皆從之劉瑾又以我落
其實淇澳詩綠竹猗猗爲實字猗字之證殊不知猗訓爲長

可言草木之枝葉不可言草木之實若竟以草木爲山之實

則文義又未安左傳我落其實而取其材實對材言定是果

實之義

杜注亦云吹落山木之實

非泛指草木劉所引非其證矣宜朱子

以爲不甚通也案實字毛鄭皆訓滿猗字毛訓長鄭訓猗毛

謂南山高峻而有滿之使平均者因草木之長茂興大師尊

盛而有益之使平均者以用眾士之智能鄭謂山既高峻又

有草木平滿其旁猗之畝谷使之齊均興尹氏既尊顯亦當

以政敦養育民庶使之齊均與蘇說俱未明順吾寧從古

節南山詩兩言不弔昊天傳訓弔爲至箋又轉至爲善言不善

乎昊天也後儒據成七年襄十七年左傳引此詩改爲愍恤

之義然玩左氏兩傳善義自通其訓爲愍恤者杜注之說耳

未必邱明本意也

弗躬弗親弗問弗仕古注曰幽王得之教王躬親機務問察民情欲其自爲政也自爲政則尹氏不得專恣矣下章不自爲政王肅以爲政不田王出意正相應蘇氏謂尹氏付政姻婭誤矣詩刺王委任尹氏方嫉尹之擅權反教以躬親問察哉勿罔君子箋破勿爲末言不問察之則民將末略欺罔其上比傳義爲徑捷小爾雅勿末二字同訓爲無是勿與末義本相通也

昊天不傭傭訓均毛傳與爾雅同釋文云敕龍反詩雅同說文云傭均直也余封切案玉篇傭恥恭切均也直也又音庸賃也然則借爲賃義故轉音庸耳徐鉉以庸音施於均直恐非

是宜以釋文爲正

爾雅云詗訟也說文誦作詢云說也省作詗毛傳訓訟與爾雅同集傳訓爲亂不知何本

俾民心闕傳云闕息也案說文闕事已閉門也事已閉門其息之時乎更借之爲止爲盡爲終爲曲終皆不離息義莊子瞻彼闕者虛室生白釋文引司馬彪云闕空也蓋指室之牖殆反借閉門義

正月

傳云瘋痒病也爾雅同舍人云瘋癰

力專切

痲痒皆憂憊之病孫

炎云瘋者畏之病瘋字不見說文要之與痒俱諧聲非取鼠羊爲義也宋劉彝曰鼠病而憂在於穴內人所不知殆是臆

說

民之無辜四句申言上無祿也毛以爲無罪而役於園土罰爲臣僕鄭以爲王刑殺不辜并及其家之賤者說雖不同總是言王之濫刑非言國亾而身爲臣虜也念我無祿指已身言于何從祿指天下言于何從祿卽無祿意非言國亾之後從他人受祿也瞻烏爰止方謂別歸賢君然亦預計之詞耳詩人語意本有層次集傳曰無罪之民俱被囚虜未知復從何人而受祿如視烏飛不知止於誰之屋也六句一意複甚矣況謂被虜爲受祿可乎

中林宜有大木而維見薪蒸喻朝廷宜有賢者而但見小人韓詩外傳亦云言朝廷皆小人也蓋毛韓同解矣朱傳以興分

明可見之意與刺時義何關

召彼故老訊之占夢言侮慢元老妄信徵祥也具曰予聖誰知
烏之雌雄言君臣皆自聖賢愚無別也意分兩層此毛鄭之
說後儒莫有易之者惟集傳曰譌言如此而王莫之止及詢
之故老訊之占夢又皆自以爲聖人亦誰能別其言之是非
乎不知自以爲聖者是何人指王乎指故老與占夢乎故老
本言召何得改爲詢乎旣自謂聖人正當自負知言何以言
之是非反不能別乎文似順義實乖矣

胡爲虺蜴釋文云蜴星歷反字又作蜥詩緝辯之謂蜥音析蜴
音亦陸氏誤以蜴爲蜥也信矣然說文引詩亦云胡爲虺蜥
是古本多有作蜥者意釋文元本本云蜥星歷反字又作蜴

後人傳寫據今本爲正遂互易蜥蜴兩字以致音與字違嚴氏反譏陸誤殆未之思也

箋疏以虺蜴見人而走喻民間王命而逃朱傳以虺蜴爲肆毒害人之喻義相反而皆通王氏以虺喻害人以蜴喻畏人一語而分兩意鑿矣

蝻蜥蜴蝮守宮爾雅以爲一物蝻蜥說文作榮蜥云榮蜥蛇醫以注鳴者又云在草曰蜥蜴在壁曰蝮蜥本草又有石龍子亦得守宮蜥蜴之名陶隱居辯之以爲有四種蛇醫一也龍子二也蜥蜴三也蝮蜥四也崔豹古今注謂蝮蜥守宮龍子爲一物其長細者名蜥蜴短大者名榮蜥蛇醫蘇恭唐本注以龍子蜥蜴爲一物蝮蜥蝻蜥爲一物蘇頌圖經以在

草澤者爲螻蛄蜥蜴在屋壁者爲蜾蠃守宮諸說紛紛皆未
得其真今參以毛傳陸疏之說則蜥蜴卽石龍子其在水者
名榮蜺又名蛇醫蜾蠃卽守宮在屋壁閒形皆相類而小異
故爾雅合四名爲一物也分之則蜾蠃守宮爲一物螻蛄蜥
蜴爲一物石龍子又名蜥蜴守宮者又爲一物其爲種凡三
矣說文之榮蜺水蜥蜴也正月詩虺蜴指此在草者則兼乎
水陸焉

說文云坡者曰阪一曰澤障一曰山脅正月箋以阪田爲崎嶇
嶠角之處其山脅之謂乎然爾雅十土可食者三而阪與原
隰竝列焉阪之不如原隰者止以陂陀不平耳詩名爲田則
猶是可食之土也故特苗得生之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爾雅釋訓仇仇敖敖傲也注云皆傲慢賢者毛鄭釋詩亦同蓋古義相傳如此集傳曰執我堅固如仇讎然夫詩言仇仇何嘗言如仇乎古人用重語多離其本訓此篇之京京瘳瘳菽菽皆是況執畱之固亦是美意何至以仇讎比之

集傳載或說疑正月詩是東遷後作以赫赫宗周褒姒威之二語爲據通義辯之謂西周亡後不卽東遷引左傳檮王好命

見昭二十六年

語及汲冢紀年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事證之而以此

詩爲作於東西周之交案犬戎入周在幽王十一年庚午至明年辛未平王始徙都洛邑則謂西周初亡未卽東遷信有然矣但以此詩之作在西周旣亡而未東遷之時恐未必然

也夫赫赫宗周褒姒威之何害爲西周末亾時語耶國語幽
王三年三川震伯陽父料周之亾不過十年又鄭桓公爲周
司徒謀逃死之所史伯引檠弧之謠龍漦之讖決周之必弊
其期不及三稔然則周之必亾而亾周之必爲褒姒當時有
識之士固已明知之且明言之矣安在褒姒威周之語獨不
可著之於詩乎況篇中所云具曰予聖及旨酒嘉肴有屋有
穀等語顯是荒君亂臣奢縱淫佚燕雀處堂之態若犬戎一
亂玉石俱焚此輩已血化青燐身膏白刃尙得以富貴驕人
哉

九章三載字惟爾載釋文才再反因此載指車中所載之物故
異其音耳旣載之載不過與覆載字同義朱傳亦音才再反

誤矣下章不輸爾載與上爾載同朱傳無音而有協亦屬疏忽

輔字雖從車旁然製字之義與車無涉說文云人頰車也左傳

輔車相依

落二年

注云輔頰輔車牙車也其從車旁殆取義乎

牙車矣故字亦從面作𠩺見易咸卦釋文云輔虞作𠩺然則頰車乃輔字本義惟正月詩乃棄爾輔專以車言毛鄭皆無明辯孔疏釋之云爲車不言作輔則輔是可解脫之物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蓋借近事揣度而爲此說也考工記言作車之制甚詳獨不及輔爾雅釋器亦無文後人無由確指爲何物矣韻會云車兩旁木曰輔此特據孔疏語爲故實也正韻曰車輔夾車兩旁木又頰頤也形如車輔故曰輔車

反以車木爲本義而借爲頰車誤矣

昏姻孔云傳訓云爲旋案云卽古雲字也說文云雲古文省雨

作云又作𩇛象雲回轉之形後人加雨作雲耳其以云爲言

義乃借也

趙凡夫謂經典云字本皆言字言字草書似云因而致誤此未必然

埤雅曰雲氣周

旋盤薄故曰旋此足暢毛旨矣左傳鄭游吉引此詩而曰晉

不鄰矣其誰云之

襄二十九年

以云爲歸附亦取旋義

說文有𣎵字無𣎵字玉篇二字並收書劄則𣎵黥詩𣎵之丁丁

天天是𣎵昏𣎵靡其俱從木韻會以說文𣎵字注訓𣎵又引

詩天天是𣎵誤矣

君子宜居人土其高明廣大之氣象雖貧賤仍自若也小人宜

在人下其猥鄙瑣陋之情態雖富貴亦不改也正月末章此